



探險家張騫

譚一寰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探險家張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容提要

漢朝初年，匈奴時常侵擾中國。漢武帝知道匈奴和西域的一些國家有仇，便徵求出使西域的人，到西域去聯絡那些國家，共同攻打匈奴。張騫是一個愛國的人，應徵出使到西域去。他前後去了兩次，曾被匈奴逮捕，經歷了很多困難。由於張騫兩次出使西域，使中國的對外交通打開了一條大路，溝通了中西經濟及文化的交流。

書號：社1019 38千字 定價(4)二角一分

探險家張騫（高）

著 者	譚 一 簡
繪 圖 者	劉 熊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自 求 印 刷 鑄 字 廣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8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24200

開本 787×1032 胶 1/28 印張 2 3/7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肆號

目 錄

一 匈奴	1
二 到西域去	6
三 漢家庭節	11
四 向西走！	16
五 白龍堆	20
六 西域的地理	24
七 新的天地	28
八 在月氏的見聞	32
九 第二次被俘	37
十 回到祖國	41
十一 參加對匈奴的戰爭	45
十二 免職	48
十三 再到西域去	52
十四 西域人也到漢朝來了	56
尾聲 在蘭州・烏魯木齊・阿拉木圖鐵路的火車上	60

一 匈 奴

太陽發着淡弱的光，天氣逐漸冷下來了。天空中瀰漫着黃沙。黃沙順着風勢，向南飛進長城。長城已經多年沒有修繕，有的地方磚土亂飛，出現了很多瘡疤。幾個防守邊疆的兵士因為吃得不夠飽，無精打采地坐在長城跟下晒太陽。

在隔城牆不遠的市場上，却充滿了喧鬧的聲音。這是漢景帝和匈奴約定開放的“關市”。漢族和匈奴的商人在這裏進行着大量的貿易。

一個匈奴人操着不大熟練的漢語，向幾個漢族商人宣傳他的狐裘：“你們看，毛色多好！又輕！比你們漢地的出產要好十倍！……”

“看這種毛毯！”那邊一個匈奴商人的奴隸替他的主人在談生意。“頂細的羊毛織的，又軟又暖。一條毛毯兩疋織錦！你們帶到長安去，能抵十疋織錦呢！”

幾個披着狐裘的漢族商人，正在一間生着火的房子裏賭錢。他們的奴僕隔一會兒就進來報告買賣的狀況。

“好運氣！”一位商人從外面進來說。“你們爲什麼自己不到市場上去看看呢，我那些綢緞和鐵器，換了兩百頭綿羊！”

賭錢的人以驚羨的眼光看着他，接着大家就停止了賭博，向市場上走過去。

忽然，一陣悠揚的音樂吸引着他們。這是宮廷所用的音樂呀。很快地，人們擁擠着，看着這一隊莊嚴的、華麗的隊伍。這是很長的行列，夾雜着馬和駱駝：有樂隊，有士兵，也有尊貴的使臣；駱駝駄着的有黃金、綢緞、繡花的衣服、酒、米麵、各種上等的食品，還有各種金和玉做的裝飾品和玩具。

這些東西，是皇上賜給匈奴的單于（單音蟬，匈奴稱國王爲單于）和幾年前出嫁的公主的。原來匈奴一直侵擾着中國，漢高祖劉邦帶兵去討伐，被匈奴四十萬騎兵圍困了七天。以後漢朝皇帝就認輸了，不敢再和匈奴打仗，並把公主（有時是找民間女子冒充公主）嫁給匈奴單子做妻子，還每年送禮去，稱爲“和親”。

看熱鬧的人羣展開了各種各樣的議論。那個買了兩百頭綿羊的商人摸着他的鬍鬚，得意地說：“天子聖明！這可把匈奴籠絡住了。要不是這樣，我們能够太太平平做生意嗎？”

旁邊一個老牧人憤怒地看着這個行列。他聽見商人得意的談話，輕輕地哼了一聲道：“恐怕未必沒有事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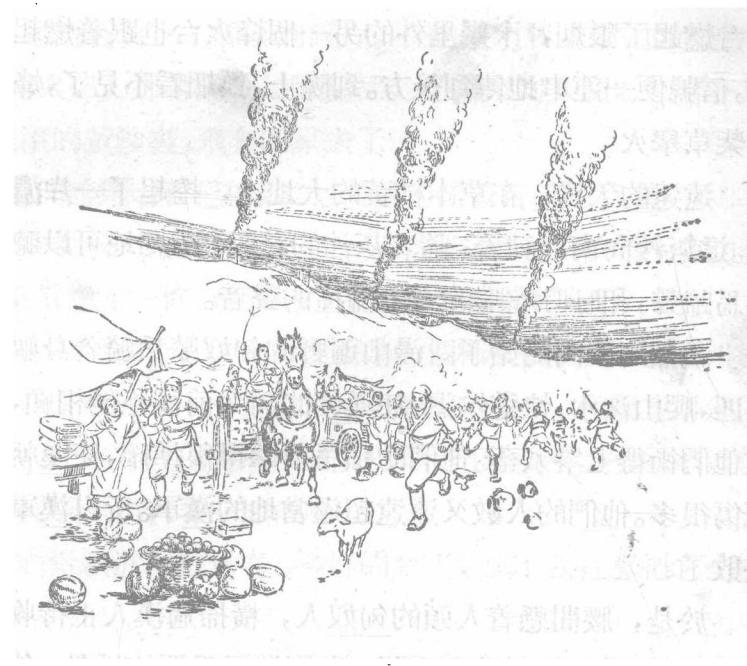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要胡說！”這商人鄙夷地看了牧人一眼。

牧人放大了聲音說道：“怎麼靠得住太平呢。我在這裏住了五十年了，親眼看見多少真公主、假公主嫁過去，多少金銀財寶

送過去啊！總是太平不了幾年，匈奴又來進攻了。這些金銀餵肥了那些強盜！”

商人非常氣憤，衝着牧人說：“那時候還不會通關市呀。每年送這麼點東西去，他們不够，就來搶了。現在大家做生意，他們少了就來買，還會搶嗎？”商人說到最後一句，就招呼他的同伴一同退開，表示不屑和這個窮老頭辯論。

送禮的隊伍出長城已經幾天了，商人們準備再買點好貨色



“狼烟！狼烟！”

就回去，忽然市場上傳來一陣尖叫的聲音：

“狼烟！狼烟！”

整個市場馬上混亂起來。商人們有的抱着貨品發急，有的丟棄了貨品，匆忙地躲進車子裏，命令僕役加緊趕馬。那山頭上的烽火台，冒出一股濃煙，筆直地冲上天空。淡淡的夕陽裏，傳來了淒厲的號角聲、鼓聲和馬的嘶叫聲。

狼烟是用乾狼糞燃燒發出的烟。它告訴人們，匈奴軍隊正向這裏前進。它警告人民及早躲避，也號召軍隊趕快集合。一個烽火台燃起了狼烟，十幾里外的另一個烽火台也跟着燃起了；這樣，信號便一連串地傳到後方。到晚上，狼烟看不見了，烽火台就用柴草舉火。

遠遠的天邊，在草木枯黃的大地上，捲起了一片濃厚的灰沙。這灰沙向南移動着；隨着灰沙的移動，隱約地可以聽見急促的馬蹄聲，和叮叮噹噹的刀槍碰撞的聲音。

激烈的戰鬥開始了。漫山遍野的匈奴騎兵騎着身軀高大的馬匹，爬山涉水，快進快退，使漢朝的騎兵前後不能相顧，步兵更被他們衝得七零八落。他們的強弓射擊得很準確，使漢朝的士兵死傷很多。他們的人數又遠遠超過當地的漢軍。所以漢軍很快就失敗了。

於是，腰間懸着人頭的匈奴人，橫掃過漢人正待收割的莊稼，衝進了漢人的村莊和市鎮，也衝進了重要的城邑。他們搶奪了漢政府的馬匹和糧食，搜索着老百姓家裏的衣服和金銀，並且

擄掠大量的人口。漢人有的躲在山溝裏，但是帶着刀，準備不得已的時候挺身肉搏。有的人躲在屋角裏陰暗的地方，求望神靈降福，讓他逃過這一次橫禍。

“媽呀！媽呀！”一個被敵兵發現的孩子發出絕望的呼號。他被匈奴人按在地上，用繩子綑綁着。躲藏在暗角裏的母親淚流滿面，聽着孩子不斷的哭聲，直到這哭聲和馬嘶聲混成一片，愈走愈遠。

路邊丟棄着衣服、綢緞，滿地撒着高粱、玉米，酒罈裏的酒被喝乾了，屋角裏留下了罈子的碎片。有的屋頂冒着烟，向天空吐出紅紅的火焰。那帶醉的匈奴騎兵，把擄來的人和財物綁在馬上，在滾滾的黃沙裏，飛奔回家去了。

強盜們誇耀着自己的戰功，得意地談着自己的奇遇：

“這一次我的運氣真好，那一家一箱子都是好衣服！我的妻子多年來就想要一條綢裙，這一次竟得到三條！”

“我比你更得意！我的馬後面是一個極美麗的女孩子，叫她做婢女，一定會使人十分滿意。她的爸爸會釀酒，我很想叫他做個釀酒的奴隸，豈知他竟敢反抗，所以我把他殺了。也罷，拿這個人頭去向單于討賞，弄一杯酒喝吧。”

“你們看我這一把錫壺！多好的金玉裝飾！我打算把它去換兩匹好馬。……”

正當匈奴人向北回去的時候，漢朝邊境的官吏派出了驛使向南進發。那驛使加勁地趕着馬，並在沿途的驛站裏一次一次地

換馬，終於拖着疲勞的身體，把公文送進了皇宮。

“怎麼辦？”漢景帝詢問着親近的大臣。

“唉，又作亂了！”大臣們嘆着氣說。“有甚麼辦法呢？高祖皇帝還被他們圍困了七天！”

事情就這樣擱置下去了。皇帝和大臣漸漸地忘却了這件事。直到送禮物給匈奴的使臣回到了長安，帶來了匈奴不再侵犯的諾言，皇帝才高興地說：

“對呀，只要他們下一次不再侵擾就行啦。”

過了一會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就怕這些強盜不守信用！……有甚麼辦法呢？到那時候再說吧。”

二 到 西 域 去

對匈奴沒有辦法的漢景帝，在公元前一四一年死去了。十六歲的兒子劉徹繼位，就是有名的漢武帝。

漢武帝的曾祖父劉邦是參加過農民革命的，他做了皇帝以後，採取了恢復生產的政策。到武帝即位時，因為六十年來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努力，生產的糧食、絲綢年年增加。官倉的糧食裝滿了，一年一年的陳糧吃不完，後來竟讓它爛掉。皇帝的錢庫也堆滿了銅錢，繫錢的繩子都爛掉了，銅錢數也數不清。長安街上非常熱鬧，百貨堆積，富人們穿着錦繡衣裳，騎着馬，坐着馬車，互相誇耀自己的豪富。

然而長城邊境的鼓聲，打破了這種太平景象。這位青年皇帝發怒了。他說：“我們好好的女孩子嫁給單于，每年金銀錦繡，給他們也不少，單于却越來越傲慢無禮，不斷侵擾，我們邊境屢次被害。現在不能再給這傢伙送禮了！”

“陛下息怒。”御史大夫韓安國說：“匈奴住在草原荒漠的地方，我們若去攻打，長途跋涉，不免疲勞；高祖皇帝也被他們圍困七天啊！而且我們用了許多人力、財力，得到他們的土地也沒有用處。希望陛下多送一些財物給匈奴，仍然和他們通關市，籠絡匈奴，免得他們作亂。”

大臣們主張作戰的少，主張講和的多。武帝說：“高祖的時候，天下初定，人民流離失所，生活困苦，高祖爲了避免戰爭，就忍辱求和。朕（朕是皇帝稱自己叫朕）即位以來，天下富足，四海之內，莫不歌功頌德，獨有這匈奴竟敢犯我邊境，索討公主、金帛，真是奇恥！朕一定要爲祖宗雪恥！”

但是武帝並沒有立即作戰。他還是允許和親，而且給單于的賞賜更多了。關市也繼續開放。他用這些辦法保持暫時的和平。他知道漢朝最弱的是騎兵，所以特別購買和挑選好馬，訓練騎兵。他常常派人打聽匈奴的情況。有些匈奴人在本國受排擠而到漢朝來投降，或者在戰場失敗而投降的，他都供給衣食，設法安頓。有時候，他還親自召見投降的匈奴人，詢問匈奴的情況。

跪在簾上的一個匈奴老人，對於皇帝的召見，感到莫大的榮幸。他感慨地講述着自己的經歷，忽然停止了，因爲他恐怕皇帝

已經不願聽下去了。可是，皇帝的聲音是溫和的，這位匈奴人聽得出他的善意；翻譯的臣子告訴他：皇帝叫他跪近些，繼續講下去。他就大膽地講下去了。

“匈奴東邊的東胡和西邊的月氏（讀如肉支，國名）本來都是強國，匈奴最初很怕月氏。後來匈奴各部族都統一，又打敗了東胡以後，力量就大過月氏了。

“那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：單于突然下命令，派右賢王^{〔註〕}帶大軍去進攻月氏。到月氏的時候，正巧碰上月圓，我們半夜偷襲，月氏軍隊來不及集合，就被我們衝散了。那月氏王騎馬逃跑，被匈奴軍隊抓住。我們那一次捉了許多俘虜，我還弄到兩匹單峯駱駝。後來單于把月氏王殺了，把他的頭骨鑲了金玉，做成一隻大酒杯。……”

“頭骨做酒杯！”武帝驚奇地說。“這樣的酒杯怎麼好喝酒呢？……慢着，這個不問你了，我問你：那月氏就這樣滅亡了嗎？”

“沒有滅亡，陛下。那月氏和匈奴一樣，是一個游牧國家，常常要趕着牲畜搬家的。這一次被匈奴打敗了，原地不能住，遠遠地搬到西方去了。”

“西方？月氏更西的地方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”

〔註〕 匈奴國王稱爲單于。單于以下還有各種王，本書提到的有右賢王、日逐王、左谷蠡王、渾邪王等。

“啊，我想起來了。那西域〔註一〕是很大的，有幾十國。從前單于寫過一封信給文皇帝〔註二〕說，他滅了月氏，還征服了二十多國，把用弓箭作戰的人合爲一家了。這二十多國都在月氏以西，現在月氏大約跑到二十多國更西的地方去了。你說，月氏對匈奴很怨恨嗎？”

“陛下，怨恨又有甚麼辦法呢？他們被匈奴殺死和擄掠的人很不少，恐怕再也打不過匈奴了。陛下，聽說祁連山裏還留下很少的月氏人，稱爲小月氏，他們更沒有甚麼力量……”

武帝對底下的話不再用心聽，閉着眼睛像是想着甚麼事情。忽然他擺了一擺手，就有人把這匈奴人帶出去了。

這位青年皇帝一連幾天想着那個匈奴老人的話：“更西的地方，……幾十個國家，……月氏本是強國，……”

“那些國家一定有許多出產，有許多珍奇寶物。匈奴統轄了那幾十國，力量更強了。如果把這些國家拉到我們這邊來，不是減弱了匈奴的力量，增加了我們的力量嗎？對，月氏是恨死了匈奴的，時時想報仇。給月氏一些好處，聯絡它對付匈奴，它一定很高興的。……”他想着。

他向大臣們提出自己的計劃。對於這個計劃，沒有人反對，但是很多人表示懷疑。誰知道真有這麼個地方沒有呢？究竟這些奇怪的國家有多遠呢？更困難的是：到西域去必須通過匈奴的國

〔註一〕西域就是“西面的地方”的意思，約指現在新疆和新疆以西一帶。

〔註二〕漢文帝，武帝的祖父。

境，被匈奴人攔住怎麼辦？匈奴境內人烟稀少，糧食缺乏，有的地方水也找不到，又沒有人引路。大家都覺得這個計劃很渺茫。

能不能想法子試一試呢？

“可以試試。”一個臣子答覆說，“不過恐怕沒有人敢去冒這樣大的危險。……”他感到這句話有點衝撞皇上，連忙又說：“陛下最好招募一批勇敢的人前去。”

武帝發佈命令，招募到月氏去的使臣。這就驚動了許多下級官吏和士兵。有的人覺得這是個升官發財的好機會，有的人覺得這確是打敗匈奴、保衛國家的好辦法，有的人覺得這是新奇有趣的事業。可是，誰都想到，這項事業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險的。所以想報名的人雖然很多，真正報名的却只有兩百人。除去那些身體不够好、騎射不够精的，只剩下一百多人。武帝派這一百多人到月氏去，並指定其中一個名叫張騫的做使臣，其餘的人做他的隨從。

這張騫是漢中郡（現在陝西南部）成固縣人，本來做着一種名叫“郎”的小官。他曾經研究過匈奴的問題，反對和親，主張抗戰。他想：通月氏，對於破匈奴是有幫助的，可以為祖國立下莫大的功業，也發展了自己的志願。所以他愉快地報了名，成為這個探險隊的首領。

公元前一三八年〔註〕，這個歷史上第一次的，溝通東方和西

〔註〕 這裏有一件事必須提醒少年讀者：公元前的年代是倒算的。解放前兩年比起解放前五年來，是遲了三年；同樣的道理，公元前一三八年比公元前一四一年遲三年。武帝在公元前一四一年即位，公元前一三八年張騫出使，是武帝即位的第四年。以後所講到的年代，計算時請注意這一點。

方的偉大的探險隊，出發了。他們離開長安，經過隴西郡（現在甘肅南部），偷進匈奴國境，想去找尋素不往來的月氏國。

三 漢家旌節

黑夜。灰沙被風吹得團團轉，瀰漫在天空。彎彎的月亮也被灰霧掩住了。地面像是渺茫的大海，一座座的沙丘好像海裏的波濤。在“沙海”裏面，一連串的黑影移動着。



騎着馬走在最前面的，是探險隊的首領張騫。

風聲裏，夾着清晰的、急促的馬蹄聲。馬上的人屏住氣，默默不說話，各人緊緊地拉住繮繩，讓馬兒盡力狂奔。

騎着馬走在最前面的，是探險隊的首領張騫。雖然是夏天，他却戴着獸皮帽子，穿着黑色的絲綿衣服；因為他早就知道：沙漠地區夏天的夜裏，和冬天是差不多冷的。他的背後插着一把寶劍，兩手握住繮繩，和繮繩握在一起的還有一柄旌（ㄩㄋㄢ）節。這旌節是一根七尺多長的竹竿，上面繫着三把犛牛尾上的毛。這是皇帝交給到外國去的使臣，用來表示他的身份的。

和他並轡（ㄉㄢˋ）前進的，是甘父。甘父也穿着黑色衣裳。他的臂上挽了一把很大的弓，弓背雕成一條蛇的樣子；背上的箭袋裏插滿了箭。他本是一個匈奴人，不幸做了戰爭的犧牲者——被漢人俘擄而成爲一個姓堂邑的人家的奴隸。所以，他痛恨匈奴的侵略戰爭。由於他驚人的射箭的技巧，他被釋放而參加漢軍，這一次成爲張騫的重要助手。

在一陣激烈的奔馳以後，探險隊的人們都有點兒累了。張騫輕聲地向後傳話：“放慢些。”

漸漸地，馬兒從奔跑變爲慢行，騎馬的人就一面喘氣，一面冒汗，裏面的衣服也有點濕潤起來了。但是那寒冷的北風，找着縫隙插進他們的衣服裏面，使他們感到非常難受。於是，他們把衣服拉緊，繼續加鞭前進。

隊伍裏輕聲傳出一句話：

“請看看方向對不對？”

“啊，方向！”張騫一面趕着馬，一面向天空望着。在昏暗的天空裏，他隱約地看見了北斗七星。憑着他的天文知識，他馬上發現走錯了方向。

“停住，”他輕聲向後面發出了命令。“甘父，我們怎麼向東北方走呢？”他問甘父說。

“風沙太大，星也看不見了。”甘父說：“趕快轉彎還差得不遠。”

隊伍向左轉了一個大彎，朝着西北方向前進。

在地平線上，有一顆星升上來了。他們前進着，這顆星就越高升越高。甘父對這顆星非常注意，他問張騫道：“這是甚麼星呢？”

張騫看了一會，緊張起來了：“甘父，這不是星，是燈火！”他趕快傳令：“兄弟們注意：輕聲！我們要繞過前面的燈火，不要給敵人發現！”

隊伍再向左轉彎，不敢太快，也不敢太慢，默默地走着。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是緊張的。

忽然，有兩個騎馬的黑影向他們跑過來，口裏大喊大叫。甘父懂得匈奴話，他說：“這兩個人在叫：夜間不許通行。”

張騫加了一鞭，全隊都加快速度奔跑起來了。兩個匈奴人在後面追來，要查問這不聽指揮的究竟是甚麼人。他們靠近了探險隊的尾巴，隊伍裏不知是誰張起了弓，對他們射過去。嗖的一聲，一個匈奴人滾下馬來。另外一個趕快逃去了。

隊伍繞過了燈火，仍然對着西北方，拚命地飛奔。張騫真希